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四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序三

皇朝武功紀盛序　壬子

本朝用師之盛如疾雷之破山驚風之卷籜當之者無不糜碎殲滅曠古以來罕有倫比

世祖定鼎之初蕩流寇而除小腆出斯民水火之中登之袵席之上雖草野傳述不詳猶可於明史中得窺見一二崖略焉

聖祖

世宗咸以英明神武之姿端拱指揮凡叛逆者罔有不

誅侵犯者罔有不創傳至我

皇綏靖海內謐務休養本未嘗有開邊拓境觀兵耀武之意而乃有蠢然自外於　王化者誠不得已而應之紀律明賞罰必發蹤指使人百其勇所至率冰解的破覲揚之烈實並美於

列聖焉自來武功告成咸有方略紀載而郡國人士多願見而不可得今

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許學者得以縱覽而方略亦在其中欲知

昭代武功之盛幸於此得見其全而不致惑於傳聞之誤顧卷袠浩繁遽旬朔閱之猶未能徧也陽湖趙觀察

雲崧夙具史才起家中書舍人入直軍機房旋以高第
登館閣緬甸之役忝
命赴滇參軍中恭畫既又歷封疆解官後大臣之勳
臺灣者猶強挽之與俱其素來既博徵典故隨事紀載
而近事尤親得之見聞頃來掌教揚州四庫全書之頒
也其郡當謹藏於　行宮內之文匯閣一切整齊次比
實與其事故自
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
今上臺灣之役凡夫歲年月日以及山川道里與夫在
事諸臣之功過得所徵信一一皆有據依於是以四卷
之書括之其事則詳其文則約其顛末曲折無不朗若

列甯使人一見之而驚歎
神謨廟算爲黃帝以來所未有向者見羣臣所上賦頌
雖皆揚厲
偉烈豐功之盛究未若斯編爲能洞悉事之原委因得
仰窺
列聖之明睿果斷智炳幾先而神周萬里者一一彪炳
於楮墨間若揭日月而行誠足以昭示無極也夫善敘
事者莫過於馬班要在舉其綱領而於糾紛蟠錯之處
自無不條理秩如今是編也馭繁以簡舉重若輕深得
史漢之義法而尤有不可及者其於兵勢地形之利害
言之悉中竅要是不獨史才且將才也徒弄三寸毛錐

子者能如是乎至若緬逝之難明將軍瑞盡節而死人知之而其功則未有言之者得是編爲表章明將軍不死矣異日修　國史者其必考信於是

史記索隱校本序戊申

始余初讀三家注史記本見索隱之說往往互岐首卷後旣載索隱述贊矣又云右述贊之體深所未安余初疑後語不出於小司馬後得毛氏單行索隱本始知小司馬初意欲改史公體例自成一書後以此書傳世已久忽加穿鑿難允物情遂輟不爲而但爲之注其欲改𠜱之規模別見於後本不與注混趙宋時始合集解正義俱繫之史記正文下遂致有割截牽併之失今幸有

單行本爲正之然毛氏所梓亦有次第顛倒脫文譌字難可盡據則仍當以三家本正之余向以單行本記於三家本上猶未知擇善而從也今雖可爲是正而年已老矣且毛氏本行密字小不便增改其上於觀覽亦不適因令人略加展拓重鈔之稍序其先後辨其離合而於文字之閒尚未能以盡正不無望於後之人後之人因余書而復加以考訂之功亦庶乎其易爲力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既望序

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壬寅

表者明也標明其事使著見也表而不明則有之庸愈於無乎史之有表也創於子長而沿於孟堅其體例亦

不盡同史記功臣王子侯等表以帝之世統侯以侯之年繫帝或一帝之世而子孫繼承或一侯之身而年數離析此則典籍具在故紀載可詳漢書則以侯之子孫世次爲序而承襲薨卒之年多略焉得毋遭漢中絕文書散亡雖欲如史公之例不可得乎建武中興而後東觀史臣猶相祖述傳於今者乃獨有范氏之紀傳耳志猶賴司馬紹統之書可補其闕至於表則亡也久矣唐劉知幾著論以史之有表煩費無用讀者緘而不視嗚呼此其所以湮沒之易易與去之千載當宋南渡時有澧州參軍豐城熊方者以所爲後漢書年表十卷進於朝未聞所以可否之者史家亦不著錄鄭氏通志馬氏

文獻通考皆不載吾友鮑君以文得宋梓本欲復開雕以裨補東漢史之遺闕既手自讎校又託以嘉定錢宮詹辛楣弟兄之覆審而復以示余余偕老友江陰趙君敬夫重加考覈粗訖功擕之入燕又擕之入晉奪於他事此書置几案間四閱歲矣今年正月兀坐精舍無應酬之煩自念此書若不及今整頓恐後精力益不支於是發憤爲之位置高下排比疎密一一皆經手定宮詹之意重戒更張即余亦豈好爲改作者然熊氏草創之勞固不可泯而其牴牾之失亦不能爲之諱若復因循或轉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者皆著說於下以俟後之人取衷焉且令

其體例略仿孟堅分封從封皆大書之庶有子孫承襲者不致混然無別舊異姓侯中有同姓四人今俱已改正至建安中改由曹氏本不以漢宗之故疏恩凡舊置異姓者固可無庸別出熊氏本書惟據范史然亦尚有漏者至章懷注中所引若東觀記續漢書皆正史也又水經注一書酈氏就所沿歷詢訪遺封於年代亦不甚遼斯爲可信故亦閒增一二其出於子孫譜諜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類咸不濫收斯則余損益之大指也其或前後尚有未能畫一者則因不欲過損本書之故閱者當可以其諒焉夫馬班之表可以補紀傳之所未及故其所繫爲尤重史通漫不加察從而致譏他人之

緘而不覩更復何責今此所補之表則但因范史之成
文本不可與史漢並然夫功狀事實予奪拜罷之班班
具列者一覽可知既觀紀傳又及此書提綱挈要於是
乎在論世知人不勞而得不誣古人不誤後人此余之
所以兢兢致慎遲之久而始得以報鮑君也熊氏字廣
居靖康中舉於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
又進狀於朝乞命儒臣續古今人表噫此則過矣夫班
氏之區別九品訾謷者不獨一知幾尚可以效尤乎想
爾時雖不深責定一笑置之耳已　乾隆四十七年歲
在壬寅孟陬月下旬六日杭東里人盧某書於三立書
院之須友堂

錢晦之大昭後漢書補表序辛亥

宋儒嘗言讀史易令人心粗夫史非能令人粗人自粗耳則雖以之讀經亦何能免於粗也宋儒又每以博聞多識比之玩物喪志故其於史也畧識興亡之大綱用人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變然具列者率無暇留意即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事事合符其病皆由於譾譾拘拘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左證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其或時異勢殊有必不可以沿襲者而又不能得變通之宜此而謂之爲粗其又奚辭向鮑子以文欲重雕宋熊方所補後漢書年表余爲之佐校訂而其書之舛漏殆不可

校舉首載同姓王侯表冠以因子追封之齊武王縯魯哀王仲於史例卽不合念校書與自著書不同如欲盡加更正旣於熊氏之勤勤掇拾者大沒其剏造之勞且改之亦必不能盡善何也其規模之已定者不能易也勢不得不出於委曲遷就欲遂以爲完書也其可得乎故當時但卽因其書而略正之惟綴一二校語於下不相雜廁使人知爲熊氏之書而已私欲別爲一書自愧力有未能也嘉定錢君晦之其學浩博無涯涘其思緒細密精識洞達治經而經通於周秦漢魏之書無不爬羅剔抉掇於都門欲請其所校書繕錄之會君南歸已僦潞河之舟不果未嘗不時往來於懷而思一覩之爲

快也頃獲其所撰後漢書補表讀之非若熊氏之僅取材於范書陳志也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於是書者罔不網羅綴緝而其體例一依班氏之舊諸侯王王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能不與班氏徵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敘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馬彪之續志百官已詳無庸複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攷而補之於是此書乃始完善而無少遺憾矣夫史莫重於表志而自漢東京以至於隋志尚閒見之表則全闕表也者標也標明其義類使綱舉而目張馬班之爲是也亦

兼以補紀傳之所未及今則年代懸隔古籍散亾如東觀記謝承華嶠之書皆不可復見唯卽舊文之留傳者而薈萃之然亦未嘗不增益於范書之外俾夫善讀史者更得參互攷證以資其聞見於凡政治之汚隆職官之賢否一開卷而瞭如指掌以之爲津筏也可以之爲龜鏡也可余之所謝不能者而錢君優爲之見今版行諸史旣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幷繫之於以配馬班而始無不完不美之憾此豈讀書略觀大意者之所能乎哉錢君之於史事其精確也如是況於治經乎特是予今雖欲盡發其所藏而已自傷耄及非復前日之尚可讀矣摩挲此編有餘慕焉

續漢書律歷志補注序 乙巳

律歷之源皆本於易自圖書出而天地自然之數以彰聖人既則之而爲易其用至於不可勝窮於是審音制樂治歷明時相因俱起莫非聖人之所創造以爲治天下之道用若此其重也迨其末流易且專以爲卜筮之用而律則委之泠人歷則屬之天官家皆以爲非儒者之要務嗚呼彼泠人天官家能習其數而已能知其理乎能通今術而已能兼曉古法乎古來大儒若鄭康成若朱子若許文正皆宗聖人者也求聖於內亦不遺乎外其於道與藝殆一以貫之矣故以爲非儒者之要務者皆怠與棄而又自文其不能者也始吾讀兩漢律歷

志有意欲通之而苦於不能布算則就同館嘉定錢君
莘楣而問焉錢君示我以乘除增減之術并以所校兩
志畀余余得以正家本之誤焉然其推算之術終苦於
思不屬而止今忽忽三十年矣華髮盈顛益難重理前
緒頃復來主鍾山書院而莘楣之從子溉亭亦爲郡博
士於斯一見如故交裒然出其所著有補注續漢書律
歷志在焉則校之余前所得於其從父者布算益加密
辨證益加詳於前人說之未是者雖通人若蔡中郎其
論開闢至獲麟之歲與馮光陳晃所言俱誤亦駁正之
向所苦於難讀者以譌脫之字多耳今以晉宋志參校
皆得補正朗若列眉瞭如指掌使後來學者皆得所從

入之徑是書得此遂無復遺憾於此見儒者之功非藝人之業之所可幾也彼唐之一行其於歷學古今推以爲精然不解太初甲寅之元而謬爲之說又不明杜預所以爲長歷之恉而輕相訾謷此徒知今者之不可與道古也必也合今古而會通之微儒者誰與歸漑亭父子眞其人乎吾何幸而皆得交其人讀其書也

翰苑羣書序 甲午

官有所由重朝廷之重是官必先思其可重者何在斯其遴選也不得不愼而其禮遇也不得不崇居是官者亦必有以自異於曲藝雜流之幸承恩澤者而官乃重也詞林之職古今以爲榮選其於主眷之隆渥一言一

事津津傳爲美談然使在上者以爲此吾之私人而故
厚焉在下者亦惟是以得數塈清光效賡颺歌頌之美
爲幸則其事皆不足道也君以朝夕啓沃望其臣臣以
隨事納忠効於君君臣一德驩然無間其任不在職事
之末而其所長亦併不在文字之間是則上之所以重
是官不爲過而其臣之得此於上非倖也是編爲宋洪
景嚴氏所彙緝自唐以來事例略可考見誠有足動人
歆羨者然不探其本而言之徒以遭遇好文章稽典故
之主侍從雍容之外別無裨補其與夫曲藝雜流之幸
承恩澤者何以異是官本重而其所以可重者曾未之
思也將何以取重於其君而使庶司百職事羣羨以爲

清華之選乎先余未有是書因借本錄竟手自校對漫
識數語於其端

關帝事蹟徵信編序 丙申

古今來英魂毅魄不死而爲神其祠廟或頒於官或祀
於其鄉而止未有靈威肹蠁千載如生自天子以至士
庶婦女童孺罔敢不虔自京邑以達於邉徼外裔無不
爲之廟貌以崇奉之如帝之盛者也帝爲漢之漢壽亭
侯其封帝也始於明神廟時我 朝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今上又加靈佑二字且因臣工所請而諱神之名易神
之謚尊崇之典視前代更有加焉帝之事蹟見於陳壽

所作本傳而亦有散見於同時諸人傳中者皆可取以參考其出於後世所述則容有增飾而未可以爲依據者矣海昌周子耕厓武原崔子秋谷素嚴事神而懼流傳者之多譌也於是廣搜博采而務别白之自承祚道將而下以逮近人之著述凡有涉於神之生前身後軼事遺蹟顯靈助化之端者靡不蓄稡緝綜焉其勤至矣乃其考辨之精議論之正則雖前人屢有綴緝者未能或之先也是書也出上以發揚國家尊祟之至意且可以作人忠義之氣而其福善禍淫之不爽者亦足以使一世之人皆聞而知警不至於覬承而中違則是書之有功於名教者大也余故樂爲

之敘其端云

漢董孝子廟志序 辛卯

孝德之大也有是德而著聞於外海內歸之後世慕之名莫榮焉不藉有爵位而始爲重也舜以克諧而爲天子極尊富饗保之盛然亦無加於孝漢諸帝廟號必取孝以冠謚然則以帝王之尊尚非孝不足以章顯其名若實有是孝德而名隨之更奚必他有所藉以爲重哉董君抑儒 秉純 新修其先世純德徵君廟志成八卷出以示予純德徵君者即虞仲翔所稱孝子句章董黯者是也前明有爲純德錄者矣表章前哲風厲人倫誠甚盛舉特惜其搨摭略備而考核未精今抑儒鄞人實孝

子之後裔其尊人鈍軒先生嘗有意補輯緒正未克就而歿抑儒𨗢而成之綜覈聞見究析同異非唯家乘之或傅會者不肎輕徇即郡邑舊志與夫前輩名人之宏篇鉅製有未確者必參互辨證去岐歸一謂句章實今之慈谿孝子故居與墓皆在焉其言鑿鑿皆有據依以昭祖烈以成父志世常言孝子之後必生孝子豈不信矣乎考徵君之稱以漢和帝嘗以郎中召而不起也徵君之上又加以純德者則本諸宋開寶詔書之加封予謂孝子之德實不藉區區一官以爲重孝名之美更不藉尉號增謚以爲榮在當時稱之曰董孝子後世亦稱之曰董孝子愚夫愚婦耳而熟之皆所共曉此於士大

夫曁賢子孫之意亦復何嫌而必轉取諸後代之褒封始稱崇尙哉舊志所載漢東京二詔書全謝山先生固疑其未可信矣予謂卽實有之而徵君之稱諒不若孝子之稱之美也抑儒見識明達深服謝山之言載之於書其不膠守所見如是其於吾言儻亦有取爾乎則題此書當曰漢董孝子廟志可也

此序據抑儒所爲志爲之後歲在壬寅見樓攻媿集有慈谿縣董孝子廟記云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於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反葬於鄞鄞爲郡太守治所故州

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城之祠宇卽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億迎歸於廟鑰親訪其墓宰木猶在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邪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唐大歷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書之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云云祥符元年冬眞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純德徵君或云起於錢康憲之請據攷媿此記則孝子實鄞人而遷於今之慈谿其封純德徵君在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非宋太祖開寶年也抑儒今見任廣西那地州判相去絕遠不能以此告之聊附識於此

續高士傳序 丁未

續高士傳一冊補皇甫士安之書之所遺也凡一百八儀曁胎二子亦錄入焉以未嘗一日膺爵紱也其所取捨亦甚嚴矣是書乃明新安畢𢇛臣翁叔之所纂序中稱其父約所先生之廉孝隱居著述長吏皆式閭致敬而自恨不能樹立表揚先德因輿感而作此書然不敢僭妄附諸錄後冀後之高人爲載筆焉今攷江南通志徽州隱逸中無姓畢者而孝義傳中則有畢文㸌畢陽二人事亦甚略無郡邑志可參攷故無得而述焉仁和倪嘉樹一擎得其草本以示余中間塗改甚多似出於其人之手定而譌字亦復不少每傳之後繫之以頌間

亦有與古今韻皆不叶者末四條須全闕余不揣爲補之而其他則不暇爲之審定余嘉其言之婉且摯也恐世無別本故遂錄而傳之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 己亥

女教之重不後於男也家之興廢國之盛衰率由乎是故關雎葛覃著爲風始家人之利則以女貞古聖賢之垂訓未嘗不惓惓三致意焉漢劉中壘之著列女傳也鑒於趙衛之屬起自微賤踰越禮制故採取古來宮闈閨閤之事可法則可鑒戒者爲書八篇奏之天子而成帝終弗寤也其書代相沿襲祖述實多今之流布人間者唯劉書爲最廣有圖有頌勸懲瞭如人未有不望其

女若婦之貞孝節義者固宜其家置一編幾同於菽粟布帛之不可離矣然更生之爲學駁而不純輕於信古而不加持擇阿谷處女何以試之息嬀之死不合左傳以及辰嬴南子濫廁簡編此何異於范史之登蔡琰所以明高皇后謂此書宜加討論儒臣承詔輯爲三卷其書世罕得見今此十六卷者乃明新安汪某之所增輯其紀年至明之神廟而止其紀述近事則歙郡居多而一郡之中又汪氏程氏爲獨多其稱引太函則汪氏之翹楚名道昆者是也於向之本書去其子之所爲頌而繫以己所爲說於劉氏之輕信者正焉其事則善矣而猶有未盡善者又復爲之推論焉刪其所爲孽嬖亂亡

者而後傳授之間不至赧赧然難以形於口其析義也精其敘事也確其繪畫也又極其工其爲文辭亦幾幾乎與向爲甚似焉剞劂既備未及印行距今幾二百年無知之者有書賈得其版以示吾友鮑君以文鮑君固歙人重是鄉前輩之書爲重價購焉其名則不知誰何所刊去亦嘗徧考之而卒未得也夫婦節之貞趙宋以後爲尤盛於往代說者謂程朱之教明故中材皆知自勉而以再醮爲恥況新安固朱子之闕里也其賢節之多固然無足怪譜書者猶自謂特章一二而已夫事近則見聞尤熟其於興起鼓舞也易爲力設吾杭人而有斯志也則如戴烈婦之吞金孫秀姑之服滷亦當大書

待書矣詎得謂其私於鄉人也哉抑吾更有愀然者先曾祖母朱氏當明季歸先曾祖建平丞暨長府君爲箋室生吾祖書蒼府君而寡時年未三十也祖業蕩然母備嘗荼苦刺繡紋摘馬齒莧以易米教育吾祖至成立而祖業始稍稍復嫡子無後吾祖以庶承祧曁吾父皆以文學有聞於時不才如文弨亦得蒙其餘蔭知其事者咸以爲苦節之報乃以久遠未獲上　聞故因敘是書而不能不有望於里中之君子一爲闡幽而發潛也

乾隆四十四年孟夏之吉東里盧某書於西湖書院

越女表微錄序　庚子

蕭山汪進士煥曾甫既以其母與其生母之節孝上聞

於　朝得　旌表矣又推母之遺意以及同族中之節婦應　旌格者如干人代爲之請於所司既又念單門貧戶所居窮僻更或子嗣弱喪叔伯靡依銜荼茹蘖卒葆其貞其艱難辛苦視尋恆殆百倍鄰翁里媼未嘗不爲之咨歎不幸或不得聞於士君子之耳無爲之稱說傳播者數十年之後故老且盡遺蹟亦復就湮嗟乎地非秦粵之異分無衡壤之閡而猶或不能周知又安望其以狀言縣縣達之府府以申之大府大府以聞於朝廷也哉汪子愍然傷之於是加意訪求由己邑以及於同郡之七邑邑各有同斯志者以爲之助意主於發潛闡幽故凡力足以自表見者不與更四年之久先就

山陰會稽蕭山餘姚諸曁嵊六邑所得具錄事狀呈方伯國公乞檄縣旌門以爲風化之勸其無人爲主者縣爲備案俟異日修志時亦可以資采擇而上虞新昌二縣猶有需焉以踵爲之請事既允行汪子又輯爲越女表微錄四卷曰錄事曰類敘曰述譜曰外姻其體例各見於小序中列上之後復有聞見彙增一卷於後曰識軼（上一字本不作識因家諱改之）仁乎哉汪子其用意何若是之摯而達曲而盡也蓋嘗謂人者天地正氣之所生也人能完天地之正氣始成其爲人忠孝節義其歸一也然聖賢豪傑之所爲事皆炳炳著見於外美斯愛愛斯傳宜若無難焉唯婦人女子身處奧深之地所執煩辱之事而

早失所天誓不再偶內有寒餓之迫外有侵陵之患智竭於補苴力瘁於扞禦節之苦者在孤貧爲尤甚要其人本不爲名而名亦不之及譬猶空谷之蘭自榮自落於荒煙蔓草閒豈不深可慭悼也哉此一編出而後爲造物弭不平之憾爲風教助激勸之權昔日之淒風苦雨由後視之皆成景星慶雲山川若爲之鮮潤閭里若爲之煇光邑乘家志咸得有所徵以侈爲美談是則汪子之有功於名教大也至節婦之後有寖昌寖大者有不克自振以至澌滅無聞者此不特非人所能主雖天亦無如何也人祇求自完其爲人足矣他何知焉汪子示余此編適余將北上匆遽不能助爲訪求而先爲引

其端如此庚子季夏六月書於吳江舟次

桐鄉沈氏家乘序 丙子

桐鄉沈子陛颺嘗從家大人受業與余敦世好久不相見一旦褁糧走三千里訪余於　京師植余方南還盡用其資子然居旅店中忍困以待余來蓋近世朋友之所未有者也陛颺之來也他無所求於余開出其所爲家乘索爲之序案譜始祖諱某在明嘉靖時從江南來始居於嘉興之桐鄉浙西之人謂浙東爲江南蓋其先世乃會稽人云再傳而有三子咸讀書列學校今至於陛颺十二世矣其族日益蕃衍不可不爲譜以繫之蓋嘗夷攷沈之受氏爰有二宗其一本姒姓其一本姬姓

昔金天氏有裔孫曰臺駘其封在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晉主汾而滅之此姒姓之沈也其姬姓者封國在汝南之平輿魯文公三年經書魯與五國伐沈杜預注云今平輿縣北有沈亭司馬彪郡國志平輿下云有沈亭故國姬姓其文甚明至定公四年而後爲蔡所滅或者不察顧混而一之沈休文爲宋書自序其先世已不能辨其爲姬爲姒而況歐陽氏之世系表馬氏之封建考遞相沿襲其不能有所釐正也固宜今陛颺之爲是譜也詳於桐鄉一支而凡一切依附之說咸削而不錄其識不亦大過人乎夫沈氏族望盛推吳興而此譜不載此在近世者尚闕所疑設使秉筆而爲國史其胄遠

託華胄兼承二宗以自蹈誣祖之罪而取譏議於後世哉異時陞颺之子孫有踵而成之者慎毋以是譜爲太簡而求多於其外可也

三峯盧氏家志序丁酉

吾族之在浙中者以東陽爲最著前明宏治朝有名御史正夫先生格者以理學名嘗與其叔父本源甫輯家乘爲六卷正夫之言曰忘祖非孝也冒祖亦非孝也世人往往棄厥眞源妄冒他族以飾世德之美其何以免君子之嗤詆乎故凡舊所無者不敢妄有增加蓋其慎也今追而溯之歷二百七八十年矣解元信波潮生能繼斯志考定昭穆稽核事行搜羅藝文裒然成若干卷

洵足以振正夫先生之垂緒而使人稱東陽盧氏之代有人矣余嘗慨夫氏族之學之多舛也其在單門寒族素無達人不能究其源流之所自固無足怪若夫歷官而至宰相位不爲不崇族不爲不大矣乃觀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往往皆鑿空傅會兩姓也而合爲一姓一人也而分爲二人子父顚錯燕粤混同蓋不可勝詰也彼皆高門右族豈無一二學人曾讀左氏世本三史者顧忽略不以爲意一任其誤而莫之改革以此而爲譜其愈於無譜幾何也夫譜之爲法不在乎合異以爲同而在乎審同以辨異浙中諸盧東陽而外有天台有剡有上虞有餘姚信波先人自東陽遷杭州吾家亦居杭

州則自餘姚遷者也譜各本其所自如前人東眷西眷南祖北祖某枝某房之比詳於近而略於遠譜之善法也信波能知本源之爲重搜訪而緝比之精力幾敝而不自惜也吾餘姚之爲譜自明初以來始可徵信若唐宋以前其年代里居者之正史多不合吾向亦欲刊其可疑者而以明初爲斷然無專功滋愧不若信波此志之詳盡三峯者又東陽盧氏聚族而居之所也故因以題其篇

江寧王墅孫氏族譜序 甲辰

孫氏傳以爲衞康叔之後其在有周武顯於吳臏顯於齊炎漢之末有起自富春者據吳而有之與蜀魏鼎峙

厥後吳中之孫爲特盛在趙宋時編姓氏者首國姓次以吳越王姓而孫氏即繼之凡望族莫之先焉則其貴重於天下可知已然源遠而流分數遭遷革不恆厥居其譜諜之不墜失者亦罕矣顧其遠者不可追而近者尙可溯失今不爲何以示後是以昔之君子敬宗而收族必爲譜以明之爲譜之道在乎詳近而略遠此不易之至論也江寧王墅孫氏之二子祖瑞祖全嘗學於余承其先人之志修輯族譜洽於儒學之彥發凡起例井然有條凡四載乃克成編誠愼之也使來告我曰求先生一言以弁諸首余觀其譜而善之誠與昔人之持論相合遙遙華胄不肯妄爲傅會而一主於傳信其推本

王墅族姓之所自則以圳初翁十公爲始遷之祖至其所由遷則故老皆無能言之者迨勝國之末年枝葉蕃衍春秋祀祖家廟至不能容於是舊祠之外又分二祠一曰西祠一曰塘沿祠今二子圳始分塘沿珊公之後人也上距八世矣又推而上至始遷之祖爲十有八世其譜亦隨祠而分故自八世以下此獨詳焉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始也一體其終至於途人此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然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如春秋時魯與衛世數亦遼遠矣然而論者尚推周公與康叔爲相睦魯襄之冠也卽柾衛成公之廟於此見祠雖分而情誼之相浹要必有異於外人者二子之修譜也

承先志也兄愛弟敬二子之所能也八世以下之子孫安思篤於近也八世以上之子孫凡夫慶弔周恤之禮亦不可以廢也余於二子有一日之長故既嘉其所能而不欲其以此自囿也故又進斯言以爲勖

蘇州袁氏家譜序 庚戌

古者有姓有氏姓一而氏分其後卽以氏爲姓故龍門著史合而言之以爲人所百世不變者也攷袁氏之先出自有虞至周得封於陳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又其後或爲爰或爲轅最後乃爲袁袁旣爲陳別而爰與轅漢以後不甚著獨袁爲盛陳又爲田而袁則無二厥派有三汝南一望尤其盛代有聞人著於篇籍宋之南也汝

南之裔自汳來南因居平江至元海道萬戶名寧一而下世系乃可攷次吳門袁氏之譜實始於此嗣是人材輩出復不滅於洛京以前當勝國末年文文肅序其譜歷數某忠節某事功某孝友某文學不徒以科第仕宦爲高門葢文公居同里閈聞見眞而品評自確人共信其無溢美矣然設非賢子孫排纂而薈輯之將所謂莫爲之後雖盛寧湶傳乎抑非獨此也昭穆混殽遠近移易將敬宗收族之念亦於何寄此雖在衆門陋族且猶不可而況閥閱之焜燿一世者乎今自明季以來業已三四屬稿然非授之剞劂氏則不能使子姓皆有其書共識夫淵源之所自以爲觀感起發之助上舍又愷君

於是躍然興曰是固余先人之志也曷敢不承乃復詳審鉤討麓辨經緯首修　國恩未垂家範其他凡譜之所宜有者無不有也裒然十册刻成示余請爲引其端文愷之意美矣其勤著矣宜不待余言抑余所不能無言者則且爲袁氏後起者正告曰先型在茲維是其式哉前光有述維是其迪哉繩繩繹繹以克紹乃祖烈而毋忘作是譜者之績哉夫望可三也亦可諱也使宇內之稱袁氏者何必不曰平江之望亦其一哉

甬東盧氏族譜序　辛亥

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親止於五世自祖免而外即爲途人疎已然繫之以姓而弗別雖子孫繫衍

或散處於四方苟知其爲同祖久離而乍合必藹然動水源木本之思焉昔范文正之於吳中之范族亦疎矣當文正之尙孩也族人不之恤而一聽其流離轉徙於外及其歸宗也又恐其欲分受祖產而相與拒之文正既貴乃爲義田以贍其族明乎所自出之祖同也所祖同故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服制有盡而親親之誼則無盡知本者必期久無替焉甚矣哉族譜之爲重也有譜然後子孫皆能識其祖辨其宗而支分派衍凡爲我之同族亦不至混殺而難辨於富且貴者無依附之恥於貧賤而顚連困苦者則當有賙恤之恩古宗子之法雖不行於今而收族之道人人皆所當勉則有譜以爲之

依據也家之有譜至達於朝廷登於國史唐書載宰相世系表吾盧氏亦與焉譜顧不重矣哉甬東盧氏自餘姚遷於鄞久遠不可知從宋南渡以來皆班班可徵至國朝而益盛族人多讀書明義理悼舊譜之將湮而近今數十年之生齒歷履亦不可以不續然仕宦者以職事爲急行役四方者不能與族之父老子姓相參稽無力者又不足以舉其事於時有名登秩字武成者慨然亟起而圖之闕其渺茫不可知者不以增於舊譜之外而於近代則鄭重訪求聚貫而詳紀之緜延繩貫由合而分世次秩然尊卑有辨有家廟以妥先靈有祭田以奉蒸嘗有條約以訓子弟賢者書其懿行使後來有所

勸亡者志其塋域使久遠猶可識凡有關於譜事者無或遺也譜成而族人無不欣然悅是舉也曰微武成之力不及此然武成於此心力亦交瘁矣未幾遂辭世其子雲路請余爲之序不可以辭余族居杭州者亦從餘姚遷也餘姚故有譜向余在詞林日職清無事亦思續纂成編功未及半而以提學至楚南其事不卒厥後失官南北奔馳遂不及重理前緒今覩是譜深嘉武成之續而因以訟余之愧眞不能自解免矣

補元和郡縣志序　乙巳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詳略得中記敘有法故隋唐志所載地理書多逸而此獨傳然圖在宋時

已亡其書在者又闕六卷而第十八卷亦不全好古者彌加珍惜不因其不完而遂棄之也余曩見吳中汪退谷先生士鋐集中自言曾補其闕每思借鈔以成完書往來吳中訪求數十年而卒未一遇也今金陵嚴子子進承其家先生之學以其餘力因宏憲元書之體例採掇於通典新舊唐書以及通鑑通志通考復旁涉於寰宇記太平御覽諸書整齊薈萃爲補河北道下貝幽涿瀛莫平嬀檀薊營十州三十有九縣山南道下荊峽歸夔澧朗忠萬金梁壁巴蓬通開閬果渠十八州九十有二縣淮南道下揚楚滁和舒壽廬七州三十有二縣劍南道下霸乾二州六縣嶺南道下春新雷羅高恩潘辯

瀧勤崖瓊振儁萬安蔡巖宏瀼籠田環古容牢白順縎鬱林黨竇冄廉義湯芝之三十有六州百四十有六縣於是向之所闕皆完然具備讀者乃使然而無餘憾夫充廣聞見牖迪智識後人實有賴於前人而振舉廢墜補綴闕遺前人亦重有賴於後人使人人皆如汪嚴二君之珍惜愛護則前人之書亦必不至於闕顧退谷旣補之矣去今未久而仍失其傳以余求之之專且久願一見而不可得而今乃得此書以大慰我數十年之積想其爲愉快何如也使不出而與世共之則又懼爲汪書之續因亟慫恿其開雕焉他如九域志太平寰宇記亦復殘闕不完吾知世亦必有如嚴子者起而任其責矣

夫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丁未

宋王正仲元豐九域志十卷余於乾隆乙巳鈔得之逾年復得桐鄉馮太史集梧新雕本用相參校庶幾完善今年又從海寧吳槎客騫所借得新定元豐九域志卷帙無異唯其中兼載古跡爲不同耳然亦無方輿紀要之詳至各縣下前書兼載山水而此不錄前輩秀水朱錫鬯謂此乃民間流行之本理或然也其去正仲時當不甚遠因幷鈔之頗亦得以正前書之誤字且及於宋史地理志焉乾隆五十有二年孟夏既望東里盧弓父書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爲余傳錄者小門生江寧王

友仁也

襄垣縣志序　王寅

李鶴亭明府視事襄垣旣先其所急者餘漸以次興舉歲三周而邑之舊志曠七十餘年不修者復賡續之裒然成完書請序於余余惟襄垣之名舊矣縣於秦一改於新莽未幾光武興仍易亭而縣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中閒或爲郡治或爲州治唐武德三年分置甲水縣六年割沁州之銅鞮來屬九年又省甲水入焉是則今之封域較兩漢爲尤廣我　朝

列聖相承德洋恩溥孳生涵濡以蕃以育故生齒日益眾物產日益豐此亦官斯土者之厚幸也挽之以淳樸

示之以德教使盛者得常保其盛夫非賢有司之責乎

絳令三晉大吏並皆體

上德意廉公仁明一以拊循愛養爲本則爲令長者無

掣肘之患東涇之虞於此而勉爲循良當易易也歷代

如龔黃卓魯之流垂名史册可爲後法者吾無暇疏舉

即以襄邑言之是趙襄子之所築也襄子知罷民力者

之不可以守也浚民膏者其民必不吾與也以尹鐸之

爲保障不爲繭絲其民必和有急而往依之其知所取

舍也若是則其政從可知矣若夫春秋時邑於銅鞮者

是羊舌職之子而叔向之兄羊舌赤也孔子但稱其語

默得宜其於政也雖不若叔向之卓然著見然而孔子

又嘗惜之云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使非實有善政及於民聖人其肯輕許乎且觀當時之稱之者即其字而繫之以邑曰銅鞮伯華夫大夫之有邑者多矣不能盡若是伯華之以銅鞮著也是即朱邑之桐鄉黃霸之潁川也然則興化致治端不外求即以此二人者爲師法有餘矣余嘗與禮闈分校之役得鶴亭之文而善之久習其人知其爲悃愊無華者也由此而爲循良吏殆庶幾乎斯志也亦盡職之一端也既嘉其成且因以致吾期望之意鶴亭勉乎哉

弟子武進臧鏞堂在東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四

復知痛其生也不知其所爲生其死也又安知其所爲死大數將至奄然盡耳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無過惟聖人能自知其過一毫與天地不相似是亦聖人之過也於無過中見有過有過而能復之於無過斯然後可謂之聞道聞道豈易易哉道之難聞也過之不易無也聖人猶憂之況學者乎聖人之假年亦聖人之惜陰也學者苟不求寡過則已欲求寡過則惡容不惜陰先生常以理欲之消長自體驗功力之進退自程督恐懼懲艾之意畢見於辭而世之泄泄然任歲月之如流而莫之省悟者不亦大可哀乎先生之言視之若無甚深邃而要其

克治之嚴良有可警發後人者余是以錄之將奉爲鍼石焉先生名世沐字爾瀚　鼎革時其父以布衣偕弟兄咸死難先生時年十二作此錄時年四十三矣後享年八十餘乃終錄嘗未竟而余之所見則止此豈其後專於釋經而於此遂不復有所賡續歟是書有其友張德生點勘亦能貢直言今采擇一二注其下卷數亦余所分也乾隆三十八年

朝廷求訪書籍江寧方伯吳興閔公爲鈔其諸經解其四十九大册進呈始知中有缺卷周易惜陰錄缺三十二三十三兩卷又周易義錄缺第六一卷詩經惜陰錄缺第五六七共三卷問其家不知也是書以未經整比故未及鈔錄同進

遠異錄序 己亥

道一而已如射者之有的焉如工師之有規矩準繩焉故人之為學必先志於道志道則不為他岐之所惑望以為趨向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其至焉者聖人也未達一閒者大賢也或資力之所不逮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軌徑勿失或遠或近而皆有可造之理高明中正與聖賢共此一途而決不為下流之歸聖人自言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學正所以志道也志乎此則凡動靜語默酬酢往來縱極境遇之不齊經權常變千形萬狀而皆不離其宗否則學非所學即志非其志而顯然與吾道背馳而不悟或有推援比附似是而非而卒不

可與入聖賢之路則終其身與道異趨矣異非獨楊墨也釋老也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故聖人於古今之判君子小人之殊似是而非之辨往往相衡互校昭昭然如別白黑此其愛人之深指示眞切唯恐其或蹈於邪致終身沈溺而不能自反故明乎其異乃謚見道之正之所以可貴也顧道者與天無極終古而不變而異者之情狀又往往與時遷轉幾於不可勝窮故三代而上異端惟楊墨三代而下釋老之熾更甚焉至程子則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詞章訓詁則異於儒者矣朱子有雜學辨謂二蘇張呂也其時象山陸氏亦自以其學爲學相抗而不

下明以來則又有姚江之學江門之學此皆顯託於吾道而實則爲聖學之蔀其不惑焉者蓋寡若以近今士習而論又似與古之異者殊焉不詞章不訓詁亦無所專主以求必勝并亦不志於管晏之功利而或泄泄以嬉或僕僕爲役此亦主持世教者之所當隱憂也朱子理齋守正之士也示我以所輯遠異錄一編條分縷析證之以儒先之言灼然知異之不可爲已夫異者不能禁其無異唯有志聖道者必亟思自遠焉而異者亦將以漸化焉故孟子則曰息曰拒曰放理齋自度其力未可遽及此但曰遠之而已異者遠則可以踐聖賢之途而莫吾梗者寧患其行而不至耶若夫世之自異者未

嘗不欲挩之而不可與之爭勝於口舌之閒正身其本已由是以爲教則惟使人知恥乃可以救之蓋恥可以鼓怠者而使之銳以進可以消競者而使之縮然卻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恥亾則國之一維失矣理齋之遠異豈將獨善其身而已乎吾故以此質之治人者卽其所以自治者也而又何讓之與有

李東昇勸善書序 庚子

國老庶老皆有教人之責者也教人則必以善以善欲其從化夫欲使人從化則必取其易知而易由者人之情莫不欲趨利而避害聖人知之故有易以告其吉凶亦因其情而導之而未嘗謂趨避之必不可也善者人

所同好而天之所必祐也不善者人所同惡而天之所必殃也以未定之天觀之似亦有不可信者迨其或遲或速而無定者卒歸於有定故何以謂之吉善是也何以謂之凶不善是也較利害而審其趨避時或至于相反就善惡而定其趨避則萬無一之或爽也爲士者誦詩讀書必將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言而精思之以漸至於無所爲而爲然非可以此槩之四民也故中古以來勸善之書不一而就其約而易曉者往往能令民鼓舞踊躍震動恪恭而不自知其旨不悖於大道而化民之效或更捷於詩書禮樂之爲功是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擇人彖胥也何可廢也

吾里有李翁東昇者善人也今其年躋大耋矣是古之所謂庶老坐於左塾而以教里中之子弟者以翁當之無愧色矣翁平日旣樂於勸人爲善茲更擇勸善之言最切者板而行之蓋欲使人人易知而易由也吾知從化者必多矣夫不求一身之適而勤勤懇懇欲率人而同出於善是卽聖賢之所予而亦官師之所宜旌者也使讀是書者而皆若翁也則善之量於是益推衍於無窮也已因敬書其端如此

硯北雜錄序 辛未

晉傳休奕有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蜀志亦稱向亘達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刊定謬誤

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載籍中如此二人者不恆有吾乃今得見之於崑圃先生先生今年亦當胡孔明向巨達之年矣而其學亦無不相似吾竊於先生之行事而知先生之學非近今之所能及也先生任山東提學時於潛德積學之士亟亟表章之唯恐不至若安邱劉直齋源淥之讀書日記濟南張稷若爾岐之儀禮句讀鄒平馬宛斯驌之繹史皆宇宙不可少之書今皆盛行於世而其源則自先生發之又嘗主江南試副者適以憂歸先生一人入闈合通場萬餘卷而徧閱之初得任蛕聖啟運卷若不可於意已從分校者請取而覆閱乃亟稱善卒拔之

至今人士以為美談噫此非識之精而中之虛者能然乎夫識不精中不虛則是非鮮當而有固執之患學雖博君子亦奚取焉先生師友皆當世名流然或各持一意格不相入而先生獨能不執一見唯善是從是先生之學之博皆先生之識之精中之虛為之而非夫人之偶有一得沾沾自喜者所得而並其美也今諸老先後徂謝而先生獨巋然健在優游歲月恆手一編是諸君子之菁英不盡泯滅於斯世者皆於先生是賴然則天之獨昌其年於先生者豈無意哉適先生屬交邵編校硯北雜錄竟遂漫綴數語於餘簡云

新刻金薤琳瑯序 戊戌

宋考據金石文字者其傳有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凡數家之所證引其疎密短長今姑無暇衡榷而論其大體要必以番易爲最善蓋三家或偶舉一義或偏撮數言而唯隸釋之作則全寫其文亦悉摹其形闕者具著其所闕多寡之數雖灼然可知其爲某字者亦勿之益後之人撫其遺文而讀之則時代之升降文章之淳漓字畫之正變事迹之詳略體式之異同雖去其人千載之遠而其面貌若可彷彿而得但謂可資以質正史傳此猶屬一隅之論也明人南濠都元敬氏亦著一書名曰金薤琳瑯所錄一以洪氏爲法而以所及見者爲斷蓋都氏生後於洪又數百年愈遠則剝泐愈多因其理

也嘗見薛尚功鄭漁仲所載石鼓文班班可讀豈當時果能完備若斯哉又如瘞鶴銘邵興宗張子厚之流亦各以意屬讀故彼此差齵而莫能相一競逞私智妄爲附益則何以取信於後識者病焉都氏固無此失所徵不足者其點畫不悉依本文而每易以近體且閒有不審致譌者故諸家徵引其書而亦不恕其誤吾鄉汪子荻江家有此書惜其致力之勤而以微眚爲累於是取所藏石刻自獵碣而下字字比校一還其本眞亦有洪氏闕而今本有者吾始亦疑之復取其榻本參對果不誣蓋榻本容有精觕之不同而且一經翦裁幷先後亦有不能盡合者今則取而悉正之且明著其說甚矣汪

子之爲功於都氏者非淺淺也世所傳鐵網珊瑚亦云出自元敬近年以來有爲之板行者顧謬加改易舛譌顛錯至不可讀於所集趙希鵠何良俊盛世泰諸人之書復一概抹撥而以爲都所自著蓋余所見雕本之書無有若此之荒唐者夫同一都氏所著而其謬若彼其精若此殆有幸有不幸焉古云傳之其人信乎傳之不得其人猶弗傳也若汪子者信其人也夫刻既成弁數語於首實爲是書慶所遭云

庚子銷夏記序 辛巳

庚子銷夏記者北平孫退谷先生評騭其所見晉唐以來名人書畫之所作也鉤元抉奥題甲署乙足以廣見

聞而益神智其鑒裁精審古人當必引爲知己余尤愛其有恬曠之懷蕭閒之致雖今昔聚散之慨所不能無而亦不至吝情太甚以視趙德父之欲求適意而反取憀慄者固不同哉曩余於黃崑圃先生家見退谷手書畿輔人物志稾數十幀秀勁可喜此書自云晚得米襄陽墨蹟始悟晉法其書之工宜也退谷萬卷樓藏書今大半在黃氏昆季家而記中所載之縑素卷軸又不知散歸誰氏其所著書如格致鏡學典崇禎山書天府廣記皆在刊本之外此書余當時未之見或偶遺之未可知也庚子歲爲順治十七年退谷是時年幾七十矣既耄猶能以好古著書自娛又歲一周而爲壬子當康熙

之十一年更爲尚書作集解隱然以伏生自儗論者雖不之許然與退谷同時人有矜亦矯矯自附正人而垂老頹放惑以喪志猶復吁嗟憤懟進退無據徒貽後人之嘲嗤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鮑子以文媚學好古汲汲如恐不及其搜集先哲遺文甚富得是記校讐完好鄭子弗人雅有同志讀而愛之相與謀壽諸梓既成請予弁其端余惟退谷負當世盛名居 輦轂之下四方士大夫多樂從之遊故能致天下之奇珍祕寶以供其題品其後吾鄉有高澹人詹事供奉 內廷日久得見祕閣之所儲而未及記迨家居以其所寓目者輯爲江村消夏錄亦此書之類也士之欲網羅舊跡摩娑玩

賞以振發其耳目者何限而力不能如二公但據所云云者觀之猶當有所會焉且以金石之堅也有時而刓而泐況於楮墨緗素之戔戔者然則古人之名筆或不盡傳而是書得傳其亦古人之精神所寄矣是二君刻是書之意也夫

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乙未

宇內事不勝知也山川都邑不能以盡歷也必身親之而後知則其遺知也多矣是故與委巷之人語所得幾何不若之乎通國大都搢紳先生之餘論始足資其聞見也與牖下之鯫生語其所知不過閭井之間一旦見宦遊而至者與夫行賈於四方者奉使於絕域者

道其所經風土習俗人民物產纖悉備具則了了焉與身至其地無異況乎聚千百年之名公鄉學士各舉其生平所得力耳目所觸發以相爲賜而曾不少靳朝擕暮染左采右獲人之神智有不謚濬見識有不謚擴學問有不謚充實而貫通者乎則昔人叢書之刻爲嘉惠於學者至也雖然亦有反以爲病者眞僞不分雅俗不辨或刪削而非完善或脫誤而鮮校讐就數者之中不完與不校之爲弊更甚以余所見論之如風俗通本十卷僅刻四卷華陽國志之第十卷本分上中下今僅刻其下卷而遺其上中方言之前不載子雲與劉子駿之書趙后外傳之末不載伶子于之語拾遺記不載蕭綺

之錄甚或虛張名目而所載不及本書十之二三或本一書而鈲離之爲四五爲六七此皆足以疑誤後人後人將何由得覩其全乎至若校讐不精之弊更不可以枚數吾常以謂必得深于書旨而有餘力者始足以任此事擇之必其精如三墳楊本詩傳魯詩說素書忠經天祿外史之類勿錄也取之必其雅如百川學海百家名書所輯之繁蕪猥雜者勿錄也而且勿惜工費一書必使其首尾完善勿加刪節至于校讐之功如去疾焉期于盡而後止如此古人之精神始有所寄而後人之聰明亦有所入則叢書之刻始爲有益而無弊或問余曰子所屬望者今豈有其人乎余曰必吾友鮑君旣荅

或人然未以語鮑也今鮑君果有斯舉先以其目示余凡百有二十種皆善本無僞書俗書得問廁焉其校讐之精則其襲時嘗刊銷夏記名醫類案等書已有明徵不待言已昔宋吳明可嘗言傳書爲極難當官事易集而無暇自校子弟方爲程文不便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力轉以誤人不如其已觀于斯言益知吾之有取於鮑君者正以其深于書旨年力方富而無他事之累又不因之以爲利其書之成必優于陶九成商濬屠隆吳琯胡文煥諸人所集可知已噫自唐以來說部之流傳于今者蓋寡矣安得天下多生鮑君其人而使前人之著作有所藉而不至澌滅也與

弟子上元朱本元禮門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五